

东方赤子·大家丛书

华文出版社

周汝昌卷

我的童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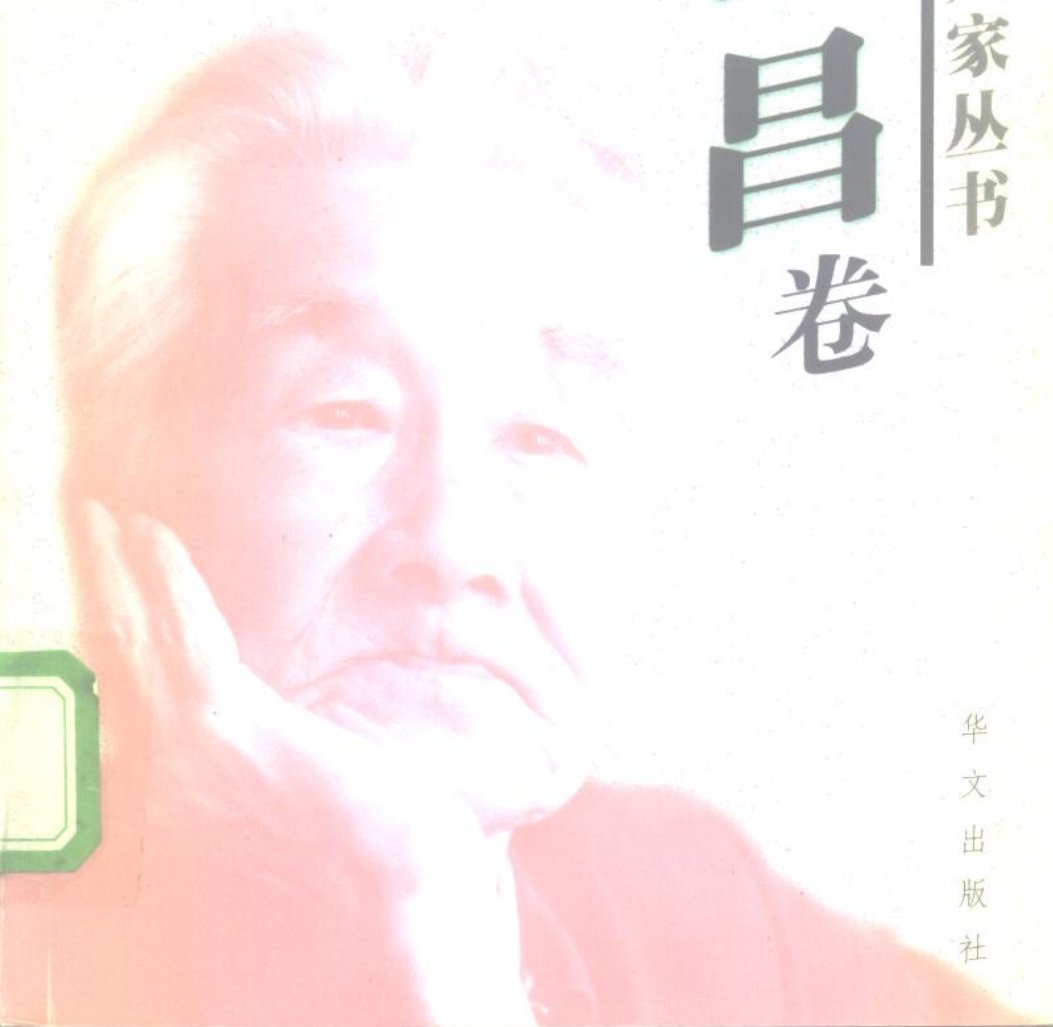
倡导校印新本《红楼梦》纪实

红学·史学·文化学

曹雪芹《红楼梦》之文化位置

曹雪芹生卒考实与阐微

欧西《红楼梦》研究得失之我见



东方赤子·大家丛书

周汝昌 著
周伦苓 编

DHBS/31
周
汝
昌
卷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方赤子·大家丛书:周汝昌卷/方舟,雪夫主编;
周汝昌著;周伦苓编. - 北京:华文出版社,1998.9
ISBN 7-5075-0727-0

I. 东…

II. ①方… ②雪… ③周… ④周…

III. ①社会科学-文集 ②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现代
③周汝昌-文集

IV. 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7016 号

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

(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)

电话 (010)63096781 (010)66063891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密 云 胶 印 厂 印 刷

北京京鲁排印部照排(63044503)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1.875 印张 283 千字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5000 册

定价 18.00 元

目 录

第一部分 自述自传

- 3 我的童年
20 少年书剑在津门
23 写呈子·劫秧子·进甬子
34 何限深情
40 《石头记鉴真》后记
46 《献芹集》自序
54 倡导校印新本《红楼梦》纪实
61 《红楼梦新证》的前后左右
66 反二簧与狱神爷
68 治学历程

第二部分 学术著作

- 79 “试磨奚墨为刊删”
——最早的题红诗
90 陆机《文赋》“缘情绮靡”本义辨

- 106 《文心雕龙·隐秀篇》旧疑新议
- 118 “金箍棒”的本义和“谱系”
——古代小说中的民俗学研究
举隅
- 146 《诗词曲赋名作鉴赏大辞典》序言
- 168 文运孰能开世纪
——胡适之与现代中国文化
- 177 “隶学”讨源
——中国书法奥秘的通俗解说
- 188 中华文化精义的脉络
- 192 中国文化思想——“三才主义”
- 203 中华文化寻源
- 206 “灵、情、才、画”四题论
——中华文化精神讨源浅议
- 218 中国文论(艺论)三昧篇
- 236 燕园名师顾随先生
- 245 红学·史学·文化学
- 255 曹雪芹《红楼梦》之文化位置
——纪念曹雪芹诞生 270 周年、
逝世 230 周年、《甲戌本·石
头记》成书 240 周年
- 293 释“诗礼簪缨之族”
——红楼绎史之一
- 303 曹雪芹生卒考实与阐微
- 317 史地研究正误示例

第三部分 随笔·散文

- 323 《许政扬文存》代序
- 328 《曹雪芹小传》日译版弁言
- 334 看画与观化
- 338 欧西《红楼梦》研究得失之我见
——序姜其煌著《欧美人对
《红楼梦》的研究》
- 346 咏红绝句系吟俦
- 349 读晚听斋诗稿
- 352 不悔——知愧
- 358 触类旁通
- 361 岂止“胜读十年书”
——读唐君毅先生论中西文
艺精神之不同而有感
- 365 风格即审美
- 367 为文之道
- 370 荣与愧
——获《北京大学学报》奖之
感言
- 373 当代神话

第一部分 自述自传

我的童年

“根基”与生长环境

民国七年，岁在戊午，夏历三月初四辰时（西历 1918 年 4 月 14 日上午八时左右），天津咸水沽西头周家生了一个孩子。此孩子排行第五，乳名曰魁（也写作奎），这个孩子，就是现在执笔自叙的我。

我出生的这个周家，也算得是个大户，当初人多族众，分居异爨，习称“东院里”、“西院里”、“北院里”……来分指哪一房哪一支。弟兄都是大排行的，我属第十五。我这一辈，本来单名，都排“三点水”旁的字，如湘、瀛等，颇有诗意，后来不知为何改了双名，下一字排“昌”字，这就是我的学名的由来。

我不但是家严的幼子，大排行中也居末位，本族晚辈，考究些的称呼还叫我“十五叔”；外人则在我长成“大孩子”时称我为“老先生”——“老”是最幼之意，“先生”则是对文化家庭的男子的美称。但因寒家与“官气”没什交涉，所以耳中并无“小爷”、“少爷”这类声音。

家庭和地方环境（家乡）这两个条件对我影响极大。未提家庭之前，须先叙一叙家乡的大概。

我的出生地是咸水沽，名列天津七十二沽之内，地居天津卫与大沽口之间。这地方实在卑陋得很，但在昔贤的“津门题咏”或“竹枝词”一类杂诗中，它却位居前列，这是因为地理家顾祖禹在《读史方輿

纪要》中说它是隋代的豆子航,历史久远了,航就是盐航,海滨洼地浅水,多有此称,今日之“大港”实即“大航”之俗写。当地父老皆知为“退海地”,我幼时见过土中还有无数小螺蛤壳的地点,如今方知那也是一道“螺堤”(即贝壳堤,现闻宁河也有之),可惜早已破坏了。这种原本是“斥卤”不毛之地,后来有了水利灌溉,变为上等良田,“小站稻”之嘉禾上品,即产于这种土壤。

我幼时的家乡,印象中极是可爱:它的街长约三里许,循海河之旧湾而延伸,商铺栉比,东西两大桥,高跨如虹,十分气势。地方虽然开化很晚,一座关帝庙是明代嘉靖年(1522—1566)所建,塑像极雄古(可惜已毁尽了)。那时遍地都有港汊溪流的遗痕,或全涸,或半干,或还是小河。芦苇草树极为丰美,遍地葱葱茜茜,一碧无际。街的南边是居民区,但并非密集,房舍与菜圃稻畦相间为邻,或豆棚瓜架,有“桃源”之境,这使我这个村童养成了酷爱乡里田园及自然风光之美,而极不喜欢天津市里的那些“洋式”城市气味。

街北数武即是海河,这一带居民更是稀疏,而有些码头出名,我家的“同和码头”是居首的,它是河运上的重要地点。有棵极大的老柳,夏日荫可半亩。父老说:海河“裁弯取直”把咸水沽这一“弯”裁废了之前,从大沽口进来的洋轮上的人经过这码头,见其景色,都举起照相机拍照。那时的海河宽极了,两岸芦荻森森,不知其涯涘。

我的家在这个地方是何“身份”呢?用乡里的话,叫“养大船的”。养大船就是自己有一艘或二三艘大木船,叫海船,专门航行于渤海(个别的也到黄海、东海各口岸),运售东北的米粮、木材之类特产。说到养海船,其实也已经是“后话”了,在先做什么?已说不清。幼时听一位四堂伯说过:咱们老祖宗是“担筐荷簍来的”,就是穷汉一个,并无家业,来自何方已不可知。那时咸水沽还人烟稀少,据说只有几座大荒坟。到我祖父这一辈,我伯祖名锐,与祖父周铜是胞兄弟,大排行第七、第八。七爷早年是给东头大户韩家的船上做事的,后来挣扎得自己有了船,从此发了家,成为西头的一户“名门”旺族。有了产业之后,祖父捐过一个“同知”之衔,父亲和一位堂兄考上了秀才,但

已是光绪年的末科,以后科举废除了。这就是我家的“根基”。这读书香门第、仕宦高门听起来,定会笑掉大牙的。过去“卫”里的人看不起“海下人”,像我这样的出身,那是难登大雅,寒伧得很呢!

伯祖七爷为人极好,他友爱兄弟;祖父这一支没创过业,只开过几个铺子,如同和米店、同达酱房、同立木铺等。但祖父生性不事商贾,却酷爱文艺,凡乡镇这一等级的民间文艺活动,他每是独力支持赞助者,如西头“同乐高跷老会”等。他极爱音乐、工艺、书画、园林这些方面的事情。他可不是“文人墨客”,而是一个民间很不俗气的人。伯祖七爷见弟弟这样,不但不干涉不“管教”,反而喜欢和赞扬,将家业毫不吝啬地分交与他,任他支配,从其所好。因此,我们这一支有一个极大的“遗传性”:酷爱文学艺术。这是我这个人的“构成”中的一个重要因子。

七爷发了家不忘本,最念穷苦乡亲。过去乡人皆知:他和八爷最是注意助人。举一个例,那时过年(今日春节了)是一大关,穷人最怕过年。伯祖每逢大年三十晚,便派一位铺子里的主要(同时是沾亲的)管事人,带上很多串钱(那时是用“制钱”,以“吊”计),黑夜里不令人知,走遍全村,专寻那除夕无告、欢意难求、饥寒窘迫之家,悄悄从门隙里将钱轻轻地丢进院里,悄然离去。

这种门风,从很早就赢得了乡里的感激与敬重,而且也使我们的天性中不知道什么是邪恶,什么是欺凌、坑骗,就连世途上的奸坏讹诈、钻营倾轧,也并无了解,天真得令人难以置信。

发了家的人,在那时代总是要置些产业的,因为他们还不懂去当“实业家”或“企业家”。房子不少,但都是住宅与店铺,全是土房,像富家的好瓦房是没有的。地产呢,听起来数目很大,可那是很偏远地方的“草洼子”,不能种植,每年只能打草,做柴火。因此我家有一处“柴火园子”,它本是堆柴草的地方,后来靠了我祖父的艺术天性把它经营成了一座以大树、花草为主的花园子。这个按下慢表,且说我家这个“大地主”,从来未见过收租的一粒粮食,也没见过谁是佃户,因此只能叫做“洼子主”。这种“主”算不算剥削者,我并未做过研究,只

因要写自叙,不提到这个家庭出身是不行的。

如今回来还讲我祖父的事。他命中有那么一个好哥哥,创了业,任凭他施为,从其所好,买些心爱的艺术品(够不上真古玩的等级),屋里摆得般般样样,别有奇趣。他喜欢作兴民间歌舞,给各种耍会的买“行头”、买乐器,好音乐、好听唱的,支持“穷哥们”耍乐自娱。那“柴火园子”坐落在铺子后身,在老海河南边,从河里引来一湾清水(俗名“吃水坑”),又引进园里,那园子不知早先是个何等去处,有巨大的高柳古槐,有拱把的海棠果木树,气象真不似一个村子里的景象,那是“暴发户”想“现来”所绝对办不到的一种优美的境界。我祖父也设计建起一座两层木结构小阁楼,名之为“爽秋楼”与“旭升阁”。也有一处带栏杆的板桥和一座小亭,亭子在小土山上。这个爽秋楼,曾被顾羡季(苦水词人)和张伯驹、寇梦碧等数家大词宗写入过长短句。楼下悬有附近一带数十村的父老乡亲自发赠送的“积善之家”的横匾。

我们这一族人家,辈辈出音乐能手,几乎人人都能拿得起一件乐器。记得夏日晚凉,“西院里”八堂兄紫登(懋昌)常常召集弟兄子侄一大群,笙管笛箫,丝弦钟磬,登楼而合奏起来。隔水人家,柳荫中挥扇而听,那才真是人间的“仙乐”一般。

以上粗说梗概,简略已极。这些陈事不但父老都能追述,以为美谈,就是对于我这个人来说,那种地方和家庭的风气与境界,从小给了我多么巨大而深厚的艺术陶冶,恐怕是无法估量的。

我的自叙必须从这里叙起,否则的话,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方法能够写出我这个“复杂构成”的“根基”和“来历”。我出生的这一切环境条件,并非“高级”的规格,但在津沽一带,尤其是“海下”,具有这种“门风”特色的,却实在并不多见。

小 时 候

活了七十多岁,渐渐明白:世上的事事物物,没有真是“单一”的,用一个简单的思想方法去“考证”、“研究”已然过去的事情,自以为就已得出了“正确”、“科学”的结论,这人多半是个“低智嫌疑者”。拿我来比方,家庭出身名为封建地主大家庭,可是如我前文所述,这个地主没有佃户,没有粮租。说它“封建”,老式,想来是该当的,但我弟兄们从小自由随意得很,甚么是家教、家规、礼法、世故……从未亲身受过;家里“纵向”(长辈小辈之间)“横向”(同辈之间)的关系,都十分自然随便、和睦,没有拘束感。那么,像我这样一个没有严格管教,“随便”成长的孩子,就该是一个“有天没日”、胡作非为“小衙内”式的“人物”了?可又大大地不然,我从小腼腆得出奇,极怕见生人,和人家一说话就面如红布一般,见了谁都有一种“自惭形秽”的“自卑感”,是人都比我高,都比我“官样”。我们从小被人视为“文明”、“文雅”、“文弱”的类型。我性情缓弱、怯懦,什么都“不好意思”,总是先考虑“人家”(别人)会如何如何,从不考虑“我”要如何如何。为什么会是这样子?我自然不能负起“必须坦白交代”的责任。大概这就叫“天生”、“天赋”,亦即“先天弱点”吧?这种“秉性”,对我实在是关系太大了!它关系着我在世路上的悲欢哀乐,在学问事业上的得失成败。自然,它也关系着“人际”间的许多的欺侮、戏弄、诽谤、倾轧、陷害的无端光临垂降。

我对祖父一点儿也记不得,只听母亲和哥哥讲过,有时候宋妈妈抱了我去看爷爷,那时爷爷独自住在“柴火园子”里,不回家,大约是因为嫡配徐氏夫人逝世后,继配刘氏夫人(我见过的、敬爱怀念的“老太太”——祖母)和他老人家之间不十分谐美。爷爷已经病了,见了我这最小一个幼孙,还是高兴的,从他盛点心的瓷罐里拿一块“福喜字”(点心的名称)给我。可惜,我那时的脑印象太不管用了,平生引

为一大憾事。

我对爷爷的追慕,不单单是一个民族伦理意识的事情。您作为天津海河地区的一个“这样的人”,也有值得一传一写的价值。在我身上(应说身内),有您的性格、风度、情趣、胸怀等遗传因子存在,写自己,须从写您开始,但我们家的父兄一辈,包括至亲在内,有一个共同缺点:不会讲述旧事前尘,对哪一人哪一事,从没听说过谁源源本本,有头有尾,完整系统地向我述说过,总是偶然“兴之所至”的东两句,西三句,一鳞半爪,云烟模糊,全得靠我自己去“悟”。例如二家兄(名祚昌,字福民),小时候只有他长时间在祖父身边陪伴,赶上了寒门的“盛时”,可是想从他口中听得几句爷爷的生动的情景,就是没指望,虽经我一再“动员”,做工作,也没能挤出一个字来。人各有能与不能,无所谓“抱怨”。但我所以提这个,目的也还有一层,就是不拘什么,我平生的“本领”、“知识”,都没人真正说得上是“教给”我的。因此之故,这可能培养了我的“悟性”。我喜好自己“琢磨事儿”。

祖父传给我的因子,大约有以下几方面:一是酷爱艺术,包括文学、音乐、剧曲、书画、园林、工艺。二是“人缘儿”,乐与人交,随随和和,谈笑游宴,管弦聚会,民俗热闹(例如年时节令,迎神赛会……),这些“领域”里交友结识,以为乐在其中,莫与之比。三是心地善良、单纯、富于同情,以为天下人都如自己那样天真诚惻,对人唯恐不周不厚,对己不暇多顾。

当然,我不如祖父的是没有您的气魄,我渺小得多了。也没有“乐善好施”的条件。到我这里,家运早已败落了。我没有经过见过什么盛况和好局面,倒是忧患常闻。这给我的性情上也带来了“消极成分”和“悲观因素”。

简单而叙,大致是前文所说的大海船中的一艘主要者名唤“灯油(读悠,不知本为何字)儿”遭事沉没于大海中了,而且连带遭了经济交涉上的打官司的败诉,从此祸不单行,家运一蹶不振。孙氏姨兄以及别位亲友都对我讲过这段“故事”:海下诸村,养船的多;每到年节,几乎家家户户院中都有一棵高竿挑着的“天灯”,或者是红布做的“大

鳌鱼”(一种看风旗,雕木为龙头,即鳌头,身子却是一条红布,空中飘拂,洒脱飞扬,非常好看)。我们周家的这个鳌鱼之大,是少见的,远近知名:是用整匹的大红布做的,十几丈高的楠木旗杆,数里外就看得见。这一年某日,并无大风,忽然大旗杆拦腰自断,风旗坠地!八十几岁的老姨兄,现在有时重复这段奇特的故事。不祥的预兆,古人是相信也记载很多的。真有此理?还是一种“偶合”?吾不得而知,也不敢冒充“科学家”,对之大加呵斥,说是妖言惑众。

家势一日一日萧疏,“咸水沽西头老周家”的店铺,如同和、同源、同达(听说都是米粮、酱园这类商店)一个一个关闭了。到我小时候只剩一个小小的“同立木号”——其实是个手工艺木匠铺——它对我也很有“影响”的。

影响是什么呢?我在木头、刨花、斧子、锯条、锯末的“香味”中吸收营养不少。我喜爱木匠活儿,更喜欢那些有很多长处和优良品质的木匠师傅和学徒。他们锯板、砍料都能用大锯(二人上下拉)和利斧、凿、刨……联合奏出音乐节奏!这个铺子并不能“贴补”我家经济,仅能自保,原因是当地的风气。那时代有丧事的人家必须买口棺材,棺材价可便宜,所以绝大多数是烦亲友“门路”赊购,先记一笔账,棺木抬走,但永世也休想收回价款,所以那个“同立木号”成为一个有名和有实的施舍棺木的“施主”,等于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义务为人劳动。父亲有时慨叹,或者是自解自慰地对人说:“我开这个木匠铺并不是为了养家,是图铺子还有个‘门脸儿’,还有几个人热闹,用个人力的时候方便点儿。”所谓用人力,也无非是年节有事时,搬搬东西;哪儿门窗出了毛病,修修钉钉;客人来了,没人上街买水(那时一般住户用开水是到当街“刘家茶铺”去买,一个小铜板一壶滚开水,才好沏茶),这类琐事而已。

我家和木匠师徒们,从来像一家子。虽然铺子另有“掌柜的”,他们和东家一切生活上是有区分的,可是实际上简直随便、亲热极了。我小时候的“朋友”,说说笑笑,晚上给他们讲讲小说,一同村野闲步,甚至弄音乐、敲法鼓都离不开他们。

但家境是“为难作窄”的日子，从小也给我很大的影响，父亲是个守业的正派古板人，不会开创经营，收入有限，家口众多，亲戚应酬，地方“公派”和推脱不了的“乐善好施”等等，总是听见父亲向家人叹息为难。那种“紧绷”的气氛，不松心，不畅快，忧虑发愁，这滋味在我幼小的心灵蒙上阴影。替父亲焦虑，敬重他独负重担，还要受外人（有钱的）的讥笑，说这家子人太“小气”，行事应酬不大方，有点儿“寒伧”。

我的天生的感情可能较为丰富，是否有点“早慧”、“早熟”？自己闹不清，只是对事情感受很敏锐。除了代父心忧（家计），还代母心忧（家庭关系）。我有四个兄长，无有姐妹。大哥名震昌，早年学德国语文，成绩奇佳，未展所学，不幸早亡，这是对父母的一个极沉重的打击。二哥、三哥（名泽昌、字雨仁）都受亲戚影响去“学生意”，当学徒，一个是“钱行”，一个是“木行”，后来成了莫名其妙（自己不懂）的“小商人”。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婚姻问题，都是糊里糊涂被人愚弄的“说媒”方式的“作品”，而旧日“海河沟儿里”的女子，没有受过适当的教育，再加上家庭环境不良，以致成为无知无教、坏脾气极大的“姑娘”，被我哥哥糊里糊涂地娶过来，三日之后本相毕露，把一个文雅优美的家庭搅得稀糟！为此，母亲天天伤心生气、流泪，而惹不起，也无可奈何。这一切，是我童年的另一层“不良感受”。

从那时起，我渐渐地认识了“人”的不同，因而又渐渐地思索着“人与人”的关系的问题。及至到了抗日时期，我居沦陷之境长达八年之久，我的思想发展成为一种“悲天悯人”的境界。这究竟对不对？好不好？这倒不一定非“自叙”者来即时回答。因为自叙首先是摆出真实，供人评断。

坎坷的学程

长到九岁（旧日虚岁算法，后文同），该上学了，许是父母偏疼“老

孩子”(最幼子),舍不得早些送进学堂。大门不出“比女孩还怕羞”的我,一旦要“外出”“独立”地到陌生之地,与陌生的一大群人相处,这个“关”并不是很容易越过的。小小心灵中,充满畏怯之情。当然也只好无可奈何地硬着头皮“离开了家”——其实一会儿就回来,但如有远游天涯之感了。心中没有什么快活和多大的喜欢。这样的孩子,来到一群欢蹦乱跳的村童中,实在是个“异物”。

那时咸水沽只有一座小学,一所土房四合院,紧邻着田家坟——此坟大约是沽地最古老的坟了(父老传说:早先沽中住户甚稀,只有五座大坟,俗有“五鬼把地”之戏称),是一片荒土,寸草皆无,但坟圈、坟头犹存,也无人去践踏破坏。我上学是每日往返四程,由西头行到东头,不喜走大街,专走曲折穿越的小道,到处是半涸全涸的小溪小河的遗迹,有的还须过“危桥”。这种走法,出于两种心理:一是怕遇见熟人要“费事”,二是不喜人多闹市,喜幽静景色。这大概就叫作天性吧?

不走大街,“理由”众多,其中一个是不喜欢路过警察局。为什么?我至今也说不太清,因为它与我丝毫无关,也不阻我走路。警察局本来是座玉皇庙,想来此庙颇古,只因是“局”,绝不想随便进去看一眼,而我的“天性”却是对庙极有兴趣(甚至可以说有感情)的。有一个传说:海河的地理形势(我已不会用原语复述了)到此成为一个要害之点,应出一位非凡之人(比如“真龙天子”之辈),一位风水专家(官方的?)一见大惊,就在此“地脉”上压头盖顶建了这座玉皇庙,一下子给“镇”住了!传述之父老对我慨叹说:真可惜,咱们这地方,因此不但出不了“真龙天子”,从此连别的“人物”也出不了啦!我听了,虽是小孩子,也深觉“可惜”。这座古庙,后来又经该局的大改建,原貌殆不可寻,只记得父亲因喜爱古建筑殿顶上的小瓦兽,讨索了两个来做“文物”。玉皇庙是西头的,东头离小学校不算远的有老爷(关帝)庙和娘娘(天后)庙。有一年上元灯节,久不开门的关帝庙忽然开了庙门,我幸运地进去了一次,看见供桌上的大铁磬上铸着“大明嘉靖六(?)年河间府静海县咸水沽关帝庙……”的凸字,方知古庙对于